

青淵文庫

第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賈子新書

七之十
終

廿九

新書卷第七

先醒連語



讀本記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

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

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彼世主不

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惛

惛然猶醉也

韓詩外傳作眊眊然

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

厭銳然獨光達乎道理矣

潭本別本作惠然獨先通學道理矣

故未治

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

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

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

潭本作先發也

故世主有先醒者

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

得失

潭本作其失

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

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

內領國政下潭本作辟草而施教百

姓富民恆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

微天子失制

潭本有矣字

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

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

戰於兩棠

潭本無南字此即春秋宣十二年邲之戰

大克晉人會諸侯於

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

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

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

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

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

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無日

也

不穀建潭本皆不重建本作恐亡者也潭本作恐已有也更訛今從何燕泉本改正別本無日作自

憂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

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

潭本戚然

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

作戚戚

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舊本此下提行

今案本為一篇可不分段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嗚呼

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

吾君麗者吾發政舉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

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此吾困矣嗚呼以下建潭本文

多脫云吾知所以存亡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

不曰吾君麗者外內不聞吾過云云其脫去十七字

別本略詳而文又多顛錯今補正之案韓詩外傳侍

御者數十人朝臣數百人為近實又發政舉事作發

言動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餒麟字無考劉子

無音訓疑當是畫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建潭

豆食之餘肩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諡為昭

字案當有公既亡矣而乃寤句所以存此後醒者也舊亦於昔此分段

者號君驕恣自伐詔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踣亂國

人不服晉師伐之號人不守號君出走至於澤中曰

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建潭本無日字

下曰何故御進股脯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

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

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

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號君作色而怒

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為聞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

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

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

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譚本易字在御字下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以舊本並作存校者改作以舊亦於此分段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証神建本作無神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

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

天地以成名

譚本之吳下有王字死而非補上有子胥曰三字作兩人之言非是又脫一字

建本亦衍

於是紆身而不口

譚本空一字別本而不作而乃連下通字為句

王字今刪不通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見而安之

譚本見作甚別本甚下無

而說其謀果其舉反其聽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

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

無尤天下服而口御

闕處或補在字

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

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

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于此矣潭本無子胥發

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

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于吃

山草吃當與齧同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屨戴璧號咷

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

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好亂勝而無禮谿

微而輕絕微當作磯慘磯也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

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

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沫與蹟同割白馬而為

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寶

因開官為積孤身為關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

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

既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

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稷別本作容

臺榭而掩敗容建潭本作客又潭犬羣噪而入淵建潭

本句上有則字鉤銜菹而適與銜建潭本燕雀剖而

虬蚬生虬即虺字潭本作食蘊菹而蛭口別本蘊作

字之異文潭本闕此字蛭口建本作浴清水而遇蠆

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望

東門

望潭本作掛

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

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剽夫差兼吳

而拊

潭本作襲邦剽口與兵伐吳而拊建本剽字作邦到皆訛又此下兩本皆衍闕閭二字今刪

事濟功成范蠡負室而歸五湖

潭本作負石而陷五湖訛

大夫種

繫領謝室

繫別本作繫字書無攷謝室即請室

渠如處車裂回泉

渠如處當

即舉如吳越春秋作句如

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

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

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

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

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

此三字疑衍潭本空下二字

其視察故凡

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

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

案前卷作非桀其孰為此

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

網今之人循緒

本亦作脩緒新序作循序呂覽作學紉

欲左者左欲右

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

新序作吾取其

犯命者士民間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

潭本作湯德之及於禽獸矣訛

而況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

醢醢字無攷重裘而立猶憺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

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振飢

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隨古亦省作隋諸當房之賜

者請還致死於寇舊本皆作至死之寇訛今從舊闔人校本又別本請還下有戰字

間一夕而五徒臥不能賴楚譚本五作十又賴楚作安吳皆訛曳師

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屢決背而行失

之履建本作履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並同皆履匡也

右問曰王何會惜一踣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

一踣屨哉思與偕反也別本作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

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

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史視之信有焉文王

曰速以人君禮葬之禮字從舊校本增史曰此無主矣請以

五大夫別本有禮字或又添葬之二字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

何其倍之也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

骨而舊本皆訛不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

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

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劑面而變容劑舊人校改作剗吞炭而

為噎別本作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

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臥

建本無而字潭本有

五兩本皆作三

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

其讐何無恥之甚也

潭本恥作可建本恥上又有可字皆訛

今必碎身

麋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

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

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

建潭本脫以字又潭本衣服倒館吾以鼎

實

館當讀為咍舉破而為禮大夫國士遇我我固國士為

之報故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非允言也

故在主而已

大夫以下潭本闕建本有之大夫別本

固與故同又悅已下無者字案當與上句一例別本故曰以下闕

退讓

連語

梁大夫宋就者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

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

美楚窺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

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已因夜往竊搔梁亭之

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

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講怨分

禍之道也

講與構同見戰國策別本作構怨召禍

惡何稱之甚也若我

教子必誨其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

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

瓜舊作往瓜今從新則此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

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聞

之恕然醜以志自憎也新序作怒然愧告吏曰微搔

瓜得無他罪乎說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

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驩由

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

以德此之謂乎夫人既不善胡足効哉此條潭本全

亦甚略今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

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

者曰否翟寡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

高三尺壤陞三索累同潭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

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

楚王媿潭本自使者曰以君道連語

紂作桔數千晚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桔之文王桎

桔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

之民投撤桎桔而流之於河民輸桔者以手撤之弗

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獄常擁此

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桔況于其法教乎于建本詩曰

新書

卷七

九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安也又曰
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上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
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
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
者裹糧而至潭本作令近規之民聞之者磨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
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
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
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
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故禽獸魚鼈潭本別本皆無

此五字建本有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上
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
獨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脩之於已君
國子民者反求之已而君道備矣

新書卷第八

官人

連語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

一段建本逐段知提行潭本連

足以爲礪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

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

一段

知足以

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

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

以阿私託者大臣也

段一

脩身正行不愆於鄉曲道語

談說不愆於朝廷

愆與作同別本上一愆字作慙

智能不因於事業

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

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

段一

不貪於財不淫於色

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

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

侍御也

段一

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

閒事君者廝役也

一段此睚眦非怒視也蓋謂不出君之目前耳建本作睚眦潭本亦

作眦皆未詳今從別本

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

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時御爲國者若存

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

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

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

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

建潭

本無則字別本有

大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

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

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

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

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

建本作清門治德疑訛

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

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 連語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間寬徇之智者獨何與間名譽讀爲問建本即作問字寬裕徇通也即徇齊之徇別本作窮巷之知非是然則舜儼俛而加志我儼僂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眴而掩鼻嘗試傅白騰黑榆鈹陂雜建潭本作當騰黛本字前匈奴篇作墨榆鈹疑是陝輸流視貌芷若蚩虱句有訛字建潭本

作芒訛此殆謂如香風之襲人耳蚩虱難解

視益口笑佳態佻志

佻與姚同美好

貌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

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

智字

予恐

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跽

莊子作跽跽與跽同淮南子作憇聲

亦相近建本作跌潭本作佚皆訛

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

冒楚棘

全塵全也別本作全蚤目乃楚先君名比非也

彌道千餘百舍重藕

而不敢久息

潭本百作里句絕舍作足屬下讀

旣遇老聃聃若慈父

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

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

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遜榮跽

遜讓也別本作逮非

而無干

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連語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建潭本從作道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潭本施作儲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潭本儀作義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

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

句清虛而靜建潭本而正倒

以正而清為句非也

令名自宣

句命物自定

建潭本無宣字則於命字為句如

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

以當施之

潭本無當字

此虛之接物也

一段建本下提行今從潭本連下做

此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

建潭本和作知訛

故其士民莫弗親也

潭本弗作非訛

人主義而境

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

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

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

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

後一故字建潭

則本作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

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

令行譚本必字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

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

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

物之道也也上別本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

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段一曰請問品善之體

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嚚子愛利親謂

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省恤

人謂之惠反惠為困別本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

讎讎字無攷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建本接遇

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媢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故為媢

建本作慢別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為為期果言當

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為跂何云

跋今案跂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浸衷謂

之清反清為濁建本不可曉或疑汶字辭利刻兼謂之

廉反廉為貪譚本刻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

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

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

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絜反絜為法施行得理謂之

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汚功遂自刳

謂之退反退為伐建世本作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

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友謂之義反

義為悖與悖同建世本作悖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譚本

通作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鑿戾同別本優賢不

逮謂之寬反寬為阨隘同包來容易謂之裕反裕為偏

包舊訛色今欣懽可安謂之熈反熈為驚懽字無攷當是和悅

意熈當謂溫藉也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囂緣法

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當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

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譚本校建本作較費弗

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口口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

室二字建本作弗勤別本作吻銀潭本作思惡勿道

謂之戒反戒為傲譚本思作忠此傲當與警深知禍

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寃察謂之慧反慧為童寃音寃

寃寃察也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

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為逆而過疑誤舊校者改

過作適建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

之閒反閒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

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旄與

同譚本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囹臨制不犯謂之

嚴反嚴為輶

輶字無攷或校改輶義頗相近

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

為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

反勇為怯信理遂悵謂之敢反敢為拚

悵或足談字訛談者鋒

銳與敢義近悵是恬悵疑非也

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

節謂之必反必為怛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

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

潭本脫此句

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

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

法六法藏內變汙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

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

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

建本信作聖潭本作行和則樂與樂則六

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

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

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

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

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為訓道入之情以之為真是故

內本六法

潭本作內度六法

外體六行以與詩書易春秋禮

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
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
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
爲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爲度聲音之道以六爲
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陰陽
潭本重陰陽二字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
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
律聲之術潭本作六術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
清聲而內合六行六法之道舊人校云清聲一作情聲建本脫六行二字
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

理謂之音句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
之者爲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
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
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
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
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從曾祖昆
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
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
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
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

其亂何為三廟上室為昭中室為穆下室為孫嗣令
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句三廟以別句親疎有制句

喪服稱親疎以為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有麤衰
齊衰大紅細紅總麻備六大紅細紅即大功小功也各服其所當

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
六為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建本少作小非居疑當作多數度

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
為度始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

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
為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舊本有尺字衍以効事之盡

以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

六法

建本法作事

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

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

也

建本象人訛倒

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

寫疑為即象字

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居如竊膏

謂之德

脂澤本作倨下同竊膏下建本衍之理二字

湛而潤厚而膠謂之

性康若灤流謂之神建本灤作樂下同光輝謂之明晔乎堅

故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句德

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

周禮形方氏無有華離之

削瓜者華之之華今人語猶謂離絕為華鄭禮為國君

康成讀為低哨之低非也舊本華訛畢下同狀六德

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

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

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

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

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

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

萬物也固為所生者法也

者法也建本作法記訛今從譚本

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

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

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

譚本

記作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

為此福者也博學辯議

建本

為此辭者也

一段建本此下提行

但亦不一例今略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

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

道之神

句

模貫物形

譚本模作換別本又訛模

通達空窅奉一出

入為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見也

舊本皆無見字今案下文補或

能即見

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

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

之在氣其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
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
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句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
則踞然濁而始形矣踞舊皆作倨今案建本前作踞從之故六理發焉
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
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
也道冰而爲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
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爲變冰古疑字舊本
下有一疑字當是舊校者不識冰之即疑故注一疑字作標記耳自爲德至變化而爲共三十二字潭本別本皆脫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從建本補入

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
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狀段一性者
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
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
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
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
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段一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
康若灤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
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灤流謂之神理生變
通之以化之一段舊本故曰下脫康字潭本有又明者以舊本倒今案當與上下文一例

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知明則有輝於外矣

有輝潭本作神

輝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

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

段一

命者物皆得道德之

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

極量指奏矣

奏疑與湊音義同

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

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畧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

曰命命者不得母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

載於物形

建本道德性下衍形字又神明下有命字潭本同今案亦衍文蓋去之

故畧

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

段一

物所道始謂之道所

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

本也

段一

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

也

潭本作行仁也

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

段一

德生

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

理也

段一

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

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

段一

德之忠厚也信

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

段一

德生

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

能畜物養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

之高也

潭本作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建本唯畜養二字倒餘同舊人校改作故能畜物養

物畜養而莫不仰恃德亦有賸字今更正之故曰以下八字舊本並脫亦從舊校本增

道而勿

失則有道矣

舊本並脫上道字今增

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有

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

之謂行

之謂譚本倒今從建本德此之謂德舊諸此本並脫今案當有或德此當作得此

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

段一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

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

也

段一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

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

段一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

弗

句○與弗當依下文作與不譚本上有而字衍

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

此之占者也

段一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

舊本與不上有之字舊人校刪

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故曰

春秋者此之紀者也

段一禮者體德理而為之節文成

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

段一樂者書詩易春秋禮

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

者此之樂者也

驩譚本作謹亦與歡通

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

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

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

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

段一德之理盡施

於人其人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

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

以審察之以轉相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

建本又有受字譚

本空一字未雕今案問下本無缺字受字係妄增去之博學以達其知而明其

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段一德舉施

物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王者真德爲也別本之作知非爲舊

本訛寫說見前六理在玉明而易見也玉舊本並作六誤是以舉玉

以諭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受舊本並作愛誤

新書卷第八

新書卷第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彊弱吏以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爲力也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
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
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
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
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譚本兩民不欲故其民
之爲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
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走去別本作接
必走戰由此敗也故夫蓄與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
士民也粹與萃同別本作降建嗚呼戒之戒之夫士
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

爲福已矣行之惡也粹以爲蓄已矣

行之惡也上建本有嗚呼戒之

戒之六字譚本但有
戒之戒之別本無
以攻二字譚本但
作攻今從別本

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功建本作

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
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譚本作必天有常蓄必與奪

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讎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

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

譚本無夫字嗚呼

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自爲之

建譚本作自明君

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讐然後
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
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
去已已音以語辭下同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母有
無罪而見誅母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
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
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
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
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
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

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

道弼之

建本作紀之

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

假之

譚本赦之作改之無下句

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

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

建本下人臣提行

人臣

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

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助君理之

譚本

助作

故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罪

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

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

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

嗚呼戒之哉戒之哉

建本不重

行道不能窮困及之

建本下提

行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捨者行

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

智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蓄

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

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

福蓄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

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

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

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

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

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

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

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

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

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

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

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

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

通與敵同

潭本訛

作過 嗚呼戒之哉戒之哉

建本不重

與民爲敵者民必

勝之

建本記作民必慎之潭本作未有勝之者也

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

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

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

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

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

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

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

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

佚佚輕便之貌建本

訛作失然今從潭本

猶景之為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噶噶然協

民皆為惡於彼矣

噶噶壯健之貌

猶響之應聲也是以聖王

而君子乎

是以建本作故是以別本作是故以今從潭本

執事而臨民者曰

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

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

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

建潭

本無夫字別本有之是也

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

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

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

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大久也

舊脫數字今補

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

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

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案當與詠同誘也故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次故夫建本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附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舊本枯水

作枯水今案下云澤有無水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國無無士則此處亦當作水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建本此下提行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

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聞飾矣聞飾猶故聖

王在上位潭本無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一

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

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

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潭本

也以下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

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

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

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

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

民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氓為治武王以紂之北

卒為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

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句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

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

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

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

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

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為言也暝也萌

之為言也盲也暝潭本作暝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

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

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

材別本作杖同鬻子

賢不肖皆具焉

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

建潭本信

作臣

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

建潭本信

子作撰

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

舉之

舉建潭本訛作譽今從別本鬻子同

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

非而去之

建潭本晚則字別本有

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

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

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

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

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

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

潭本故萬人之吏下有也字又別本

選作撰鬻子

夫民者諸侯之本也

鬻子作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

之上秩出焉卿

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

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

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

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

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

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

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

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
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
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故不
肖者之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
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
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建潭本作
故不可以
居官故
字衍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
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
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
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

也以為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

舊本問作言言作問
訛今從舊人校本改

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

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察也

潭本此下
有已字

國之治政

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

舊校本作察國之
治在夫諸侯察士

之理在其與徒疑非
元文察之二字當重

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

下臣字建潭本脫別
本有建本又無其字

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

潭本作
故察明

乎賢人
之辭

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

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

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

親之者謂之人為之行之也

行下建本別本皆
無之字潭本有

故愛

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由於肺府也故愛人之道行之

者謂之其禮上句復疑衍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

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

君子不得民則不能稱矣故字可節則舊作而故士能言道而

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

之能行之者謂之實潭本能言下之字作而故君子訊其器建本

訊作詳疑是諄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

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命名之也

官有政長而民有所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有所下建本有

政字別本有攸字皆衍潭本室此字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

無人也何也君之為言也考也或改為道也當是衣下文改故君

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

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為言理也故吏也者

理之所出也上為非而不政諫下為善而不知勸此

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

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

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

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

行

卷九

十

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譴者其惟道矣

譴譴齊也

故播之於

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

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

譚本作見謂之智

學之

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

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

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

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

崙於是還歸中國

譚本歸作居

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

道而已

譚本此下皆不提行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

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

賞之加而弗損

建潭本作加弗損

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

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

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

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

首一緣字建本脫潭本空此字別本

有之兩與字別本亦作學案學皆當作與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

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

行之而天下亦平矣

建本作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建本作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

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

而義立德博而化富說苑君道篇富作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失恕而後行說苑行作教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

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潭本蜀上空一字身涉流沙地封

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訓與北中幽都及狗

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僂而字建本有好賢而隱不違殂

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苗謂植立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

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

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人而見歸樂於天下

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人建潭本作民說建本脫中間一句潭本有但

無見字今增之與上下一例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

潭本無一句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爲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此當作國

必更有其土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

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

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潭本脫之汰潭本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潭本字之二字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襲河而道之九牧鬟與環同別本作環又道作導下同鑿江而道之九路說苑君道篇作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灑與

驪同疏也建本作澄潭本作登皆訛今從舊人校本與說苑君道篇同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

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蓄可必去也

其與建本無其字末句潭本作然後福可必蓄可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

若字及聞下言字別

本無今從建本說苑君道篇亦有言字

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

潭本上作主說

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

藏之必自也行之

說苑自也皆作自他誤又衍二句

故道以數取之

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

說苑亦作藏字舊人

校此改

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

而以耳

是故下建本有以字說苑止此

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

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

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

故疑當作政又欲治下亦當有

字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

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

也何如

潭本其於

粥子對曰唯

句疑

請以上世之政

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

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建潭本皆有周字

不盡出也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

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暋暋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

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

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

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暋暋者民

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夫其教也周文王曰受

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

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

而和與嚴其備也勝乎別本作戰乎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

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

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

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

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

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建本別本皆訛

此從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

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自古而至于今二句必有

衍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

由此也爲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

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

建潭本攻上有而字潭本守上無而字今從別

本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

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

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

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與之以義

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

信然後能以得也

建潭本諭作論訛下同

凡有守心者必固之

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尙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

壙與

壙同別本作壙壙然非

萬民藁藁一人理之

藁與藁同

故天下者非

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

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立處

而久之

潭本無處字

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

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

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歲卽位享國

案鄭注金縢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

畢成王十二卽位及周公歸政成王年二十二歲此處建本作二十或略舉歸政之年或是十二之誤潭

本別本並作六歲非也

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

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

昔者建本作昔日何氏曰帝字恐誤或作子

寡

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散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知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

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平繆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鬪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

矣

故聖王在上別本無位字建本有

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

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

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

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

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遏之誅

別本作大過之誅

故聖王在

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

舊此句首亦有故字

行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

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

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

建本興上有以字

故賢人必用而不

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

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

新書卷第十

禮容語上

雜事

禮容語下

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

昭下當有子字

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

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

句非哀

所也

譚本君作茲

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今茲謂今年也

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

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

以媿媿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媿死日不遠矣居

六月宋元公薨閒一月叔孫婼卒

新書

卷十

一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

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句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

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

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

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資資與吝同別本作

石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鏤別本作雕鏤國語作

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國語恭作齊燕好享

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國語作放

資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國語作能辟

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資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

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諡諡者寧

也億也諡者潭本作宥諡案國語宥寬也密寧也此下全不同命者制令也基

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

此從宥諡逆詁而上訓命為制令訓基又為勢義頗未安后王也本無也字舊人校增成王者

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

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

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

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

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文舊亦作武今依校本改九

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烈絜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郤錡郤犇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犇見其語訐說文訐詭譎也國語作近此訐義亦相近舊本作訐訛下同郤

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

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

而彊其君譚本固作因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意人故

也意與坤同國語作抑譚本意人倒今從建本對曰吾非諸史也諸史譚本作替

史同國語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

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

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

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

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

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

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

四曰字建潭本

與宋本國語正同形雖橫闊而不開

夫目以處義足

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

潭本無夫字建本名作聲又也舊本

矣今皆從國語改正

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

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

潭本作吾是以知其亡

夫郄氏

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

戒懼矣今郄伯之語犯郄叔許郄季伐犯則凌人許

則誣人

誣人與國語同建本誣訛無潭本作侮亦訛

伐則拚人有是寵也

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

稱國

武子與左傳石碣之稱陳桓公相類古人行文不盡拘也

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

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

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

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

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

而怠人必棄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

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
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

始敬終云爾素成

二字目下之辭

謹爲子孫婚妻嫁女

大戴保傳

篇婚作娶

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

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

不敢別本作不娶

故鳳凰生

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

以其母

故下別本有日字下亦同各以潭本作各由建本作各有今從大戴禮

嗚呼戒

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

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出戒

故下日字建潭本皆無別

本從大戴禮有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

何氏曰漢志有青史子五十三篇

王

后有身七月而就蓂室

建潭本作十月案下云比三月者則此處當從大戴禮作

七月又蓂室大戴禮作宴室

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

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

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

稱不習

撫樂大戴禮作繼瑟

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

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

潭本作侍作待大戴禮同

太

子生而泣

建本作立亦當讀爲泣

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

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

禮義

義讀爲儀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

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

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
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
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
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
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潭本別本俱從中央射中央今從建本
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
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
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於天
下母取於地建潭本作土今從別本與大戴同母取於名山通谷別本與大戴同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

也此所以養恩之道也

建潭本無名字而字此所以字別本皆有與大戴同又恩

字建潭本作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

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

是謂臣之子也

此段文訛誤難曉

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

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誼獨處不偃

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

建潭本妃后別本從大戴作后妃差與建本訛譌譚

本作詭或是跪字笑而不誼建本在坐字上又脫笑字潭本無此句別本與大戴下二句中間各有而字

又罵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傷之成王有

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

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

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主別本作立大戴禮作王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

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

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

而簡公以殺於檀臺案威王在簡公之後而文如此敘古人行文多不拘大戴禮亦

同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

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三處襁

祿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於沙

丘汪李兌也建潭本脫武字別本有大戴禮同齊桓公得管仲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稱為義主失管仲任豎刀而身死不

葬為天下笑別本豎刀下有狄牙二字即易牙也大戴同一人之身榮辱

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別本

有得字大戴同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而

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反建潭本二字齊有

陳單襄王得其國陳單即田單別本襄王上亦有而字大戴無由此觀之

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建潭

本脫名安危三字別本與大戴有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

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

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建潭本作徒湯去張

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頽舊塚而吳人服顏

片書七

家建潭本作遺久處遺乃賸之訛久即舊也處乃冢
之訛或改為夷久冢今此從別本與大戴同說苑亦
云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越王乃句踐也以其所為順於人也故同聲

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
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

公之讐也

建潭本無其字者字別本有大戴同

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

之桓公

己而進之四字建潭本脫別本有大戴同

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

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
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趨桓公而無自危之

心者同聲於鮑叔也

趨潭本作走別本從大戴作北走今從建本

衛靈公

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鮪患

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

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

能正君也

建潭本脫是字

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

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

大戴而上無死字而汝也建潭本我作禮非

靈公

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

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

建潭本無曰吾失三字又無之字別本皆有大

戴進作貴餘同

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

國以治史鮪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

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

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

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治而失

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

至於是舉兵而攻齊譚本無而字樓閣王於莒燕度地計

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

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宐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

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

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

於其所安存大戴古之下無所以二則未有異於却字下句所字下有以字

走而求及前人也建譚本襲迹下無於字又異於上多以異何三字今皆從別本增刪

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

於聖者之死尙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

可知矣建譚本作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

於妃譚本昇作升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

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郎三字下同

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

參建譚本帝作聖帝壇衍二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字今從別本別本度作授

建譚本脫也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

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

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

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者州伯二字建潭本不重

校增人字又名字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夫

執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姦

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

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

所以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比語斷孟子

我者本書此物此志也皆同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

俗失句明尊敬而不讓句其道莫經於此潭本明作

是明知所當尊敬者而不可讓也疾死置後以嫡長

今從建本又經字訛疑當作經

子建本作疾死致後復以驕長子案致與置通如此

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

爭亦惟學于宮國君室也書大誥亦惟在王宮

殷湯放桀武王弑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

放其君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

天下者以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別本繼故

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

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

之下當天下之散亂至治下七字潭本作以彊凌弱

眾暴寡智欺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

所

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
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
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
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

施下之字
譚本無

故天下猶行弊世

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
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

馴猶
順也

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

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為書使結之也

所以聞於後世也

書譚本作古別本作言
皆訛又結疑當作誥

傳

雜事
建譚本皆連在卷後此傳本出
漢書而多訛舛今但舉其甚者正之

梁太傅賈誼者雒陽人號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

屬文聞於郡中

以能舊本
訛而能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

置門下甚幸愛

此段建本多
訛今從譚本

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

乃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少頗通諸家之書文

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

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

意所出

建本
作謂

諸生於是乃以賈生為能孝文帝說之

超遷一歲之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

帝二十餘年天下和洽

建譚本衍而固二字
漢書有左字亦衍文

當改正

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

服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年少初學維陽之下漢書有人字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言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往聞長沙卑溼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賈生爲長沙太傅三年有鵩蜚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命鵩曰鵬賈生旣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此數語旣援於前至此便不當再見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

乃爲賦以自哀後歲餘賈生徵見此不成語但當云後歲餘徵入見孝文帝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見問鬼神之本賈生因極道所以然之意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漢書文帝思賈生之言分齊爲六分淮南爲三然則未嘗不聽也居數年懷王騎獵墮馬而死無後賈生傷爲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

矣及武帝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
終其家

漢書作世其家

新書卷第十

舊跋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
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通徒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
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
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
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
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
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書論政
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
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誼所言

則諡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不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傳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宐乎蓋非特足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核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淳祐八年十月知院大使陳公撥到錢米刊脩板數于右重刊五十四版重脩二十九版

右賈諡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

藏本刊於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滅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諡奇才得爲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眞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爲虛以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天下爾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爲鑿靈沼得之此以爲夢意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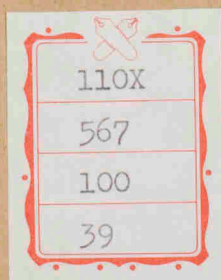
系書

一 舊

二

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于事情則此
事爲近之

見慈溪黃震
東發日抄



110X

567

100

39